



我的“美漂”

一个普通中国女人在美国的酸甜苦辣

李云霞◎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我的“美漂”

一个普通中国女人在美国的酸甜苦辣

李云霞◎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美漂”/李云霞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108-2373-2

I. ①我…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1994 号

我的“美漂”

作 者 李云霞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8

字 数 20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373-2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写在前面的话

尊敬的读者，当您翻开这本书时，请允许我以感恩的心向您说声“谢谢”。

我从事的是建筑工程相关业务的工作，没有经过专业的文字训练。我知道，自己的文字水平离专业作者的差距很大。所以，首先感谢您能带着宽厚的心读下去。

写这本书，是因为回国这十年来，我在美国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一直萦绕在脑海，令我难以忘怀。十年间，多少次地想写完这本书，一直都下不了决心。诚然，写书得花费我大量的心力和时间，但更重要的是，以我的文字水平，要把她写得精彩，让您也像我一样，回首往事时几番落泪而欲罢不能，我有心而无力。我只能以质朴的文字，把我的经历和感受真实地还原给您，以期能有些许的理解和共鸣。

在此，要感谢过往的每一个人，是你们让我的生活变得有意义，是你们使我的生命更精彩。

谢谢！

目 录

签 证	1
闯进美国	10
“上帝”老头	12
初到洛杉矶	22
房屋中介	24
婚介所	28
英文学校	34
赌城拉斯维加斯	38
云南过桥米线店	41
车衣厂	44
传 销	47
单身俱乐部	50
文物艺术协会	52
中华文化中心	55
考驾照	58
买 车	64
试 车	66
同事威廉	68
第二个房东	73
采访丁绍光大师	76

逸情俱乐部	78
“走向神堂”	82
女友林妹妹	88
画家吕佳	91
迈 克	94
陶艺专家王俊文	100
十一国联合画展	103
协会工作与艺术品收藏	106
韩妈妈	110
入基督教	116
杰 克	120
闲 居	126
错过的缘分	130
圣诞节	138
华人餐馆	141
律师楼工作	146
噩 梦	149
初识克拉克	156
离开洛杉矶	161
西雅图	163
好朋友猫论	168
馄饨和中餐	172
美式礼节	176
平静的日子	179
第二次婚姻	181
夏威夷旅游	189

伤 感	195
回 忆	200
童 年	200
青春岁月	201
追逐梦想	206
Dear	209
梦想的启程	211
出国启示	215
市场策划开发	216
离开 Dear	220
南非之行	223
难离的中国	233
难离的美国	235
回 国	241

签 证

成都领事馆。

对面的白人老外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他递了一张单子给我。当时我只是瞟了一眼，没有来得及仔细看上面具体写了些什么。

我只知道，我被拒签了。

走出领事馆，心里难过极了，脑子里反复回放刚才签证的过程。

签证官问：“是否在美国工作过？”

我犹豫了一下。要说没有呢，我算是工作过了；要说工作过，却又没有正式的职业，或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赚钱。

我只好回答：“没有。”

签证官：“有一段时间你在美国的签证过期了。”

我解释：“我结婚了，我的丈夫去移民局办理手续了。”

签证官没有被我的解释说服，仍咬着不放：“在那之前，有一段时间你的签证是过期的，有没有去补办合法居留手续？”

我说：“没有。”

签证官：“你不能通过。”

在美国的时候曾咨询过律师，律师告诉我，只要我在美国结婚了，之前的非法滞留就一笔勾销了。事实上我的确结婚了，也在移民局办理了相关合法的手续，但是当移民局通知我去打指模录入个人信息的时候，我已经回到了中国。他有理由拒签我，我没什么好辩解的，因为我知道再多的辩解也没有用。根据上两次签证的经验，我看到其他人遭拒签后极力为自己解释，可到最后也没有对结果造成任何影响。签证官面无表情，我没有多说一句话，接过我的拒签单子，走出了领事馆。

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有太多让我牵挂的人和事了。

如果不能成行，有可能再也见不到给过我太多关心帮助，太值得我感恩的王大哥，他得了前列腺癌症和肠道癌，做了两次手术，现在已经无法出门。

还有我在美国的合法丈夫。他去年去世之前，非常想见我，最后却没能如愿，感觉很遗憾。想到他墓地上看看他，给他献束花。

还有房东老太太。我答应她把书写好给她看，后来在我回国不久她去世了，而我的书到现在还没有出版，这是我欠她的。

还有我的证婚人海伦夫妇。海伦前段时间瘫痪在床，我太想去问候她。

还有让我惊心动魄，令我绝望的艾滋病男朋友迈克，不知他是否还健在。

还有给过我帮助的“上帝”老头，还有我的老板和同事们
.....

漂泊在异国他乡，曾经关心帮助过我的每一个人，我至今都放在心上。

更我记挂的是美国中华文化中心的项目。如果没有这件意义

重大的事情，我可能在美国待个把月就回来了。正是这个项目，让我留了下来。多么期待还有机会，能够重新来做这件事情。

还有，还有……

走出领事馆大门，我才认真地看了一下拒签的内容，上面写着：

致签证申请人：

我们遗憾地通知您，因为您无法克服法定的将您视为有意移民美国的假设，或者没能证明您符合所申请的签证类别的标准，根据美国移民国籍法 214 (b) 之条款，您不具备获得非移民签证的资格。

——您没有足够的证明说明您在美国之外的一个国家具有很强的家庭、社会、或经济的约束力，而这些约束力将迫使您在美国作短暂停留后离开美国。

——您没有能够使签证官员相信，您符合您所申请的签证类型的标准，或者将会遵守此类签证对申请人的具体要求。

——您上次获得非移民签证后违反了相关规定。

——其他：

——您这次的拒签不是永久性的，您可以重新申请。但是，我们建议：只有当您目前家庭、社会以及经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或您具有您上次没有递交过的新的重要的材料时，您再重新申请。

签证官就在第一条打了勾。其实这是我第三次来了，以我个人对签证的估计，上两次拒签的可能性最大，却意外的都得到了签证。本以为这次是会顺利通过的，最后却事与愿违。

第一次去领事馆办旅游签证的时候是2001年，那时我三十八岁。按常理来讲，一个中国女人四十岁之前去美国，而且还是单身，能够过关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当时是抱着碰运气的心态去的。

一大早六点就去排队，我以为一定有很多的难题，于是提前就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答案来应对签证官。我深吸几口气，努力让自己保持淡定，可进去后还是紧张得喘不出气来，没想到过程却出奇的顺利。

签证官只问了我两个问题：“你去过南非？”

我说：“去过。”

签证官：“你去美国是旅游吗？”

我回答说：“是的。”

签证官：“你下午来拿签证吧。”

通常大使馆如果拒签你的话，会当场拒签，如果通过的话会让你下午去拿签证。第一次的签证让我感到特别意外，没想到那么幸运的事会让我碰到。

第二次是2002年，是以商务考察的理由去办理签证的，那时确实费了好多的周折。

如果是商务考察的话，首先需要美国那边的公司发邀请函，为这个邀请函我费了好大的劲。直到一个朋友偶然问我：想不想出国？他可以帮我，给他两万块钱。我答应了。在他的积极联系下，他在美国的一个姓张的朋友打来电话（一个有磁性的很好听的男中音），询问了我的工作和经济状况，之后就答应我发邀请函过来。过了几天，从纽约发来了一张英文邀请函，邀请我去纽约商务考察。

去领事馆签证的时候，我心里隐隐有些发虚，原因在于我的动机不够“纯”：我确实是去商务考察的，但内心深处更想在美国

留下来有好的发展。

当时恰逢美国“911”事件过后三个月，美国签证限制比以往更严，通过率是非常低的。我忐忑不安地做着各种推测，当时觉得花这两万块钱完全是在赌博，而且很有可能血本无归。

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女的，她说她的小孩在美国读书，自己又在美国工作，结果被领事馆给拒签了。她对这样的结果非常不满，用非常流利的英文对签证官辩解，结果没用。拒签就是拒签了，签证官是不会听你任何解释的。

另外一个女孩，年纪大概二十多岁，说要去商务考察，签证官就问：你的年收入多少？她当时非常紧张，就说了一句“十万”，隔了两秒又加了一句“美金”。签证官马上就给她拒签了。她转过身，我看到她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

其实那里的签证官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在中国生活很多年，对中国的国情了如指掌。据说领事馆每天有一百多人去面试，而签证的通过率被限制在一定的百分比之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签证官的手决定了每个人的命运，具体谁能被划进这个百分比之内，就全凭你自己的运气和“铁血判官”的心情了。

轮到我的时候，特别顺利。签证官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就问了我一句话：“你去商务考察吗？”我说：“是。”他说：“Ok，可以了。”

我的美国梦由来已久。听过身边的朋友述说，看过好莱坞那些精彩的电影，以及杂志和电视上对美国的评论，向往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在美国生活。从小我就认为，人生一定要靠自己努力，一定要过最好的日子。但什么才算是最好的日子呢？我不知道，但我心里很清楚，好的生活于我而言绝不仅仅是开一辆好车，住进一套豪华的别墅。我期待有一个更自由的天地，更精彩的人生体验，实现对生活更多美好的幻想。当我听说美国怎么怎么好的

时候，脑海里就浮现出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去美国，大家都说美国是天堂，天堂的日子一定是最好的，那一定就是我要的。

我记得曾经在一个路边小摊不经意看见的一幅画，画的是一个白皮肤，金黄色卷发，留两个马尾辫的小女孩，两只手提着她白底小红花镶有蕾丝边的连衣裙，穿着一双小皮鞋，站在一个高高的像山顶的地方，脚下是开满鲜花的土地。小女孩睁着大大的眼睛，抬头仰望着天空，天空中繁星点点。看到这幅画，一下子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仰望星空，一直在幻想着未来的小女孩。打小开始，那种天真无邪的对于美好事物的仰望与憧憬，在我心里已经沉淀了很久很久。我花了一块五毛钱买了这幅画，回去装了一个很好的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幅廉价的画早已褪色，我却一直将它珍藏至今，这个美好的憧憬后来对应在了美国梦上。

第一次得到签证，是参加旅行社去美国二十一天的旅游。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的导游。第一站到了纽约，当时他来接我们，一个北方人，个子高大魁梧。

到达的当天，他带我们去纽约百老汇剧场看演出。第二天刚好碰上“911”的废墟清理干净，政府准备在现场举行纪念仪式。我们在现场看到很多美国人以鲜花、卡片等各种形式来纪念死难亲友。

我们游览了自由女神像。以前在电视上见到自由女神，感觉她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等到亲自站在自由女神脚下时，才真真切切感受到她的神圣，体会到她所象征的平等自由的精神实质。我模仿女神的造型拍照留念。

白天一路观光，导游一直在和我聊天。他告诉我，自己来美国已经三年了，刚来的第一年很不习惯，现在已经习惯了。我问他：“《北京人在纽约》这部影片和现实生活差距大吗？”

他说：“和实际生活挺贴边的。”

我们聊得挺愉快，聊着聊着就问了我工作和生活情况，知道我是单身一人，他就来兴趣了，兴致勃勃地问我：“想不想留在美国？”

我开玩笑地说：“怎么留啊，人生地不熟，一句英文不会讲，又没有钱，留在美国还不饿死。”

他很认真：“我帮你，晚上你只要拿着护照或者复印件，提着你的箱子在酒店的旁边等我就好啦。”

“那以后怎么办？”

“不用你操心，我都会管的，没住的我会帮你找，工作也会帮你安排好。”

到了晚上，趁没别人的当儿，他到我房间里来信誓旦旦地说：“好多人都想在美国留下来，我愿意帮你，你什么都不用想，我都会帮你安排好，你不用操心，交给我就好啦。”

我还是抱着深深的怀疑：“你说的是真的还是说着玩的？”

他说：“是真的，真的，我说的是真的。”

我没法来判断这个事情，不知道是否应该跟他走。我得先尽可能地摸清楚他这么做的办法和目的，评估这件事情的可行性。我们聊了大概十多二十分钟的样子，他想趁这个机会占便宜，强行和我发生关系。看清了他的真面目，我可以肯定他对我的安排是凶多吉少，决定不跟他走。

我先委婉地找了个借口说：“护照在出团的导游那里，拿不到，不能跟你走。”

他很失望：“我是来专程接你走的，没有护照也没关系了，跟我走吧！”

在我坚决的拒绝后，他很生气地走了。至今我都无法想象，如果跟他走了以后会是什么样？

这一路的旅行，我们又去了加拿大、洛杉矶及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观光，最后一站飞到夏威夷。整个行程让我感觉美国确实非常好，环境干净优美，高度文明发达，最主要的是了解到：不论是纽约还是洛杉矶还是旧金山，每个城市都有几十万的华人，据他们说，即使一句英文也不会，也可以在那生活一辈子。

第二次去美国是在半年多以后。从拿到商务签证的那天算起，按规定我可以有三个月的准备时间。在这三个月当中，我本来想把最简单的英文日常口语补习一下，结果直到我出门，都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学习，心想等去了以后，在那个英文环境中学习起来就简单了。所以直到出门的时候，我只会三句英文：“how are you”、“thank you”、“hello”。

商务签证拿到后，最迟不能超过三个月入境，超期无效。我咨询了航空公司，了解到自从“911”以后，每月11日的机票最便宜，所以定了4月11日的单程机票。之所以没买双程票，是因为听说在美国买机票比中国便宜，心想如果长期在美国，回程的机票就作废了；如果要回来，临时再买。我还答应西雅图的一位朋友，帮他带两条中国香烟过去。

直到要走的前一天，一个朋友提醒我：如果商务考察买的是单程票，那边的海关检查人员会以此认为你没有回去的打算，可能马上让你返程，而且，海关一定会检查你携带的香烟。听了女朋友的提醒，担心海关因为检查携带香烟的数量，进而认真检查我的回程机票，我只好放弃了带香烟的打算。

我有一个朋友办了商务考察签证，临走前，想好要在美国生活后半生，请了所有的朋友吃饭告别。她做好了先苦后甜的准备，想先在美国做保姆，等有机会升做女主人。她心想做保姆要洗好多东西，需要大量洗衣粉，于是买了一只塑料桶，装满了洗衣粉。

到了美国入关时，检查人员不明白：“为什么要带这么多洗衣粉？”她特“实诚”地回答：“是为了洗衣服。”检查人员看看她的“商务考察”签证，不管她再怎么解释，当天就给了她一张免费机票把她打发回国了。

我急忙打电话去补票，已经来不及了。担心像那位朋友一样，到时拿不出返程机票，不是明摆着不想回来吗？如果真的那样被打发回来，好没面子。我把真实的打算深藏不露，每当有朋友问我去了会不会回来，我都肯定地回答：“会很快回来的。”

没有拿到签证以前，千盼万盼哪一天去美国的飞机上能够有我。但自从拿到签证的那一天起又纠结了：要离开母亲、儿子、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和至亲至爱的人，离开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环境，孤零零地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切由零开始，想起来都会害怕。

何况直到要出门，我的英文还仅仅是 ABC 而已，一片空白，那些看不进去的英文书，对我而言只是起着催眠作用。我去商店买了一个快译通，对它寄予莫大的希望，希望它能在关键的时候帮我。

左思右想，患得患失，就像很多人的婚姻，头一天晚上还在心里不只一百次地下决心要离婚，可到了第二天早上又用一千种理由来说服自己。故土难离，真正要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习惯的生活，难免忐忑纠结。这种心情我曾经历过两次，第一次是临结婚前，第二次是 1992 年从国营企业转到合资企业的时候，这回是第三次。都是面对未知的世界，为未知的前途担忧。

直到签证只有五天就要过期的时候，我下定了最后的决心：我再过半年就满四十岁了，时间不等人，由不得我再多想，只能往前走。

闯进美国

收拾好行装，强忍住泪水，不敢多看一眼母亲的泪水，匆忙赶到机场。告别来送我的亲人朋友，登上飞北京的飞机，到北京后转机飞纽约。

飞机上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个大约四十岁的老外，抱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专心地照顾着。那个婴儿长的是东方人的模样，引起了我和一位空姐的好奇心。空姐跟他聊了一下，据她转述，老外自己有两个孩子，这婴儿是在中国领养的孩子。通常被领养的小孩都是弃婴，或是身体不健康的孤儿院里的孩子。他们在领养前，需要先向美国和中国政府提出申请，并提供他们有能力抚养孩子的证明，还需交给政府大约两三万美金，以便日后如果他们抚养中有问题，交由政府抚养。他妻子在家照顾两个孩子，他来中国带婴儿回去。愿领养孩子的人，基本上是有钱又喜欢孩子的人，他们认为领养孤儿，能改变孩子的命运。我对他这样充满爱心的善举肃然起敬，一路上帮他一起照顾孩子。

飞了十个小时到达纽约机场。由于前边提到的原因（没买双